

古文字研究

史樹青題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一辑

中
华
书
局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一輯)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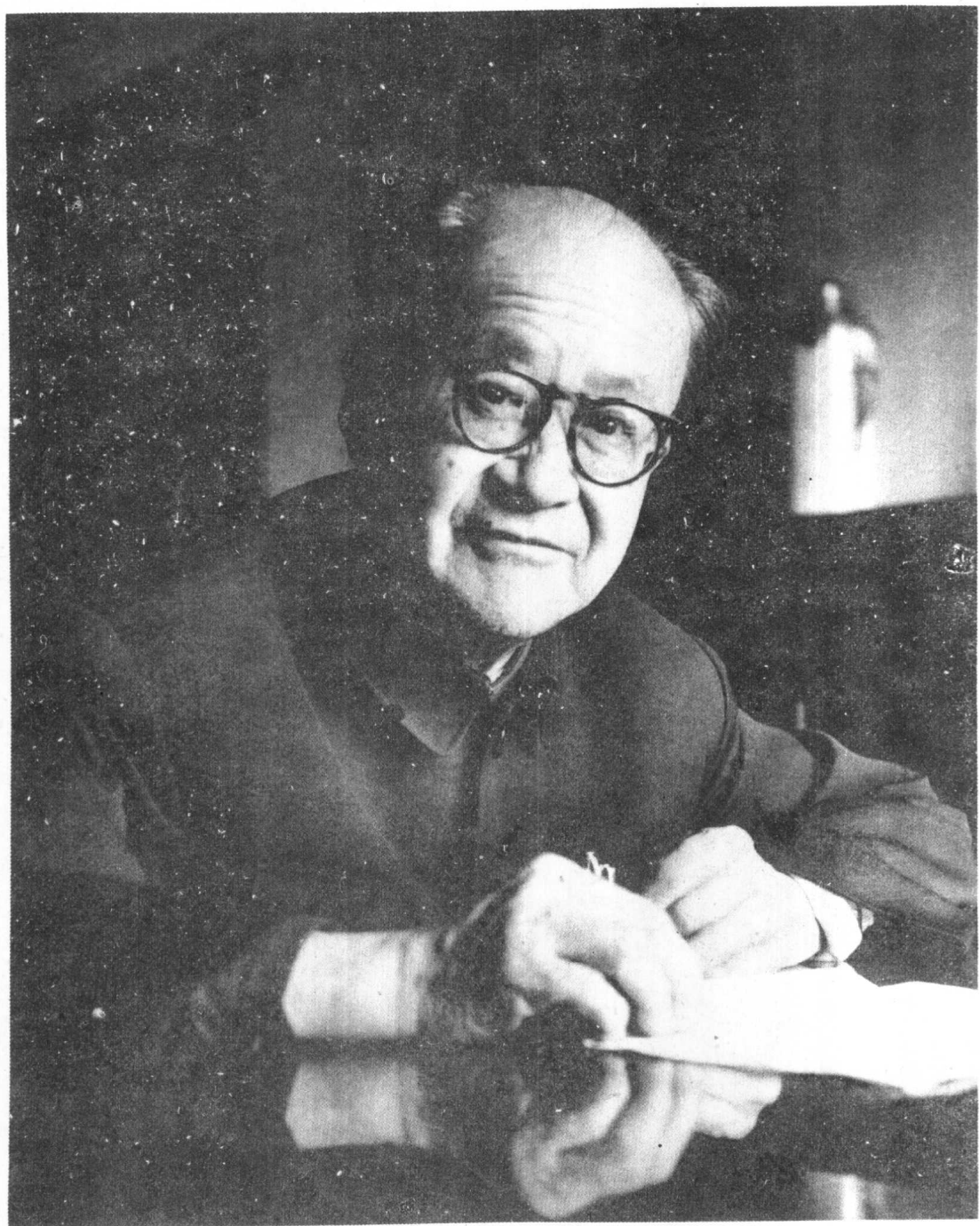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水利電力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18印張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600 冊
統一書號: 9018·198 定價: 5.30 元



羅福頤先生遺像

目錄

羅福頤先生遺像	一
梓溪叔哀辭（羅繼祖）	七
臨沂漢簡分類考釋序	一〇
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	一〇
讀《臨沂出土漢初古曆初探》質疑	五二
臨沂漢簡通假字表	五五
樓翁一得錄（節選）	七四
史印新證舉隅	八四
封泥證史錄舉隅	九四
密章小考	一〇六
樓翁印話	一一〇
商代青銅器銘文確徵例證	一二三
青銅器銘文中之避諱	一五六
對《商周彝器通考》某些器物定名和用途的商榷	一六〇
商周秦漢青銅器銘文辨偽錄	一六三
附錄一：《漢書新證》書後	二二一
附錄二：小校經閣金文偽銘錄目（初稿）	二二四
附一：漢拭盤小考	二五二
附二：學習篆刻的體會與經驗	二六五
整理後記（羅琬）	二七八

梓溪叔哀辭

叔長予八歲。憶吾家歲己未（一九一九）初自海東返國，寓天津郡紳金氏別墅，時叔年十六，予八歲。延山左李先生授讀，叔讀《左氏傳》，予讀《孝經》、《學》、《庸》。不及一年，李先生染神經病辭館去。予則改從先君羽叔讀，叔則自學。吾家惟先父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醫匠科。先君楚叔在兄弟中最穎慧，弱冠已博通歐西東瀛語言文字，然亦僅負笈從師，未入學校。自辛亥革命，先祖遜跡殊方，子弟皆令隨侍左右，不使與外界交接，時先祖方勤于著述，僑居八年，竭其資力于著書刊書。王觀堂太姻丈序《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所謂：「自編次校寫送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或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屑之事為古學人所不屑為者，而先生親之。」此非觀堂固不能言之親切若此。吾父及諸叔皆承指使效奔走。迨居津沽，人事叢雜，汲汲不遑，不能如在海東之閉戶殫精，雖每聞時事輒憤懣見于辭色而著書如故。家藏因籍文物，皆先祖一生辛苦所搜聚，隨身轉徙，護如頭目，幸無遺損。先祖垂年好刻印，中年蓄諸家譜集略備，又廣購傳世古鈐印，先後輯為《鑒室所藏鈐印正續集》、《赫連象館古印存》、《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諸書。叔故嗜古文字及刻印，耳目濡染，日履饋其中，摩挲玩索，神與古會，遂工篆刻。久之成《郭庵仿古印單》一編，時年才十七耳。先祖識語于前，勉以效法古賢，勿與時輩競逐，以期說過。叔于古鈐印玩索鑄摹之不足，更考其著錄源委，作《印譜考》四卷。及歲辛酉（一九二一）秋君楚叔病逝，吾父司貽安堂書店，君羽叔辦維持京旗生計之博愛工廠，家中庶事則叔于下帷誦讀之暇兼顧。故如丁卯（一九二七）之輯印《觀堂遺書》，校理之事極繁曠，戊辰（一九二九）之自津沽遷旅順新居，色裝潢寫長物及定居後之檢理排次，幾皆叔一身肩之，從容措置，無難色，無懈容。而治學則由鈐印以上溯三代秦漢鐘鼎文字，諸家書具在，足供漁獵，一如前之從事印學。古彝器之有表，肇始觀堂之宋代、國朝兩《金文著錄表》，叔病其未備，擴充為《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并補每書卷頁，每

每器行款，藏家及出土地之可知者，凡得五千七百餘器，視原書增千五百餘。又王書例不錄無墨本者，清內府著錄諸器，無墨本流傳也，叔復一一搜求而著錄之，汰其無款識者，凡已流入私家而見于著錄者皆著之為《內府藏器著錄表》，汲古者稱便焉。

旅順為山陬海涯，客居寂靜，先祖仍得以著述遣日，暇則為兒孫講肄。時中州出東漢熹平石經殘石夥蹟，先祖重其能正經本，考異字，不惜遠道購致，每石存字不過三五，先祖取以比証經文，斷夕忘倦，叔實佐助之，先祖賦詩所謂「呼兒同校理，含毫考同異」也。先後成《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七編，凡得經文五千五百九十三言，校記一百八十言，合以序記，總得六千一百六十三言。先祖早年于著錄金石文字，即有龐大計劃擬區分為兩大類，金文以古禮器及庶物銘識斷代為書，若殷，若周，若兩漢，若新莽，若三國，至于六朝各為一集，總名曰《集古遺文》。其中或更依物分類，若貞卜文字，若古匄父，若古兵，若符牌，若物范，若鈔幣，若釋老造像，若明器，若泉布，磚甃，瓦當，璽印，封泥，鏡鑑之屬則別為《集古圖錄》，以文字與圖象應并重也。石文悉依文倖類次，其大要若頌，若序，若記，若神道碑，若墓表，若墓志，若造象記，若刻經記，若題名，若詩詞，羅列眾卒，精意校寫，總名曰《寰宇石刻文編》，其不能賅于兩類之金石小品則別為一編以彙集之。十餘年來所致力者皆不越此兩大類，雖成果累累，然為資力所限，不克一一就。至是念年力漸衰，時不我與，而所蓄金文墨本又盈箱溢櫃，其中未經著錄者盈千器，擬集錄為《貞松堂集古遺文》，命叔佐理。未幾柳條溝事變起，先祖自以效忠前朝，日奔走于故君與日本軍國主義之間，席不暇暖，此事遂擱置。當事初起，容希白丈聞之，抵叔書引魏武語為喻曰：「尊公所為不幾欲踞故君子爐火上耶？奈先祖素志久決，必思一逞，家人將順之不遑，誰敢以異議進者，叔顧忱之，私語予，奈何棄長取短，意若謂所長在治學術而政治乃所短。予時懵懂，尚未能深喻叔旨也。比薄儀微服渡海，完全陷入日軍國主義牢籠中，任其擺布，先祖雖堅辭參議偽職，然猶不忍離故君左右，風塵僕僕于長春旅順間者累年，于是著述之事幾廢。《集古遺文》遂由叔一人具單，先祖偶一披閱，點定即付予清繕。草草成書，不及細檢前說，以致前後齟齬，疏舛孔多，滋人疑竇。前年予撰《永豐鄉人逸事》及之，叔見而悚然，引為己責。

歲癸酉（一九三三），先祖出任偽滿監察院長，迫于君命難違，非所願也，仍致力于平生未了事。

于是整理內閣大庫檔案，輯印《三代吉金文存》、《貞松堂所藏西陲秘籍叢殘》諸書，一時并舉。庫檔設于旅順，整理兼編目，《古文存》、《叢殘》兩編皆于成稿後寄海東精印，舉凡編目、寫影、釐次、檢校，選擇下至料量諸雜務，皆叔一身綜攬，復于其間撰次《滿洲金石志》六卷，《別錄》二卷，東北出土金石刻圖人向無專輯成書者，有之自叔始。

叔性堅韌耐勞，鎮日伏案，兢兢忘倦。先祖治家嚴，以身率下，子弟化之無染世俗之好者。門庭肅然無雜賓，入廳事則鼎彝圖史羅列滿前，雜以墟墓間物若碑碣陶俑之屬。叔與予輩耳目所接皆此物，亦幾忘人間何世矣。予自幼即偕祖父同卧起，故與叔最暱。寓津沽嘉樂里時，婢氏來歸，叔住祖父西頭屋，予獨宿祖父西偏耳室，婢氏嘉予循謹，予每歸廬，婢氏必來撫視，蓋與叔室一牆之隔也。予每歸自塾，亦必詣叔所，盤桓竟夕。惟治學途徑稍異，叔務繼承家學，故先植基于古文字學，以制印，故于鈐印文字搜討獨勤，久之成漢印古鈐《古文字徵》各十四卷，精博皆出桂、謝兩分韻之上。家多舊古器物，叔夙夕摩挲，故漸能別真贋。予則好治史，務泛覽，博精不逮叔遠甚。歲己卯（一九三九）叔與予同執教奉天（今沈陽），同寓三經路，仍得日日過從。

明年六月，先祖棄養，乾隆遽摧，惻惻遺子蜀勝山顏木環之慟，大家庭至此已無可繫維，遂如中流不繫之舟，任其飄蕩。他不必論，最痛心者，家中長物，遺命各房嗣守勿替者，亦幾無人能遵循。不二年，予又復隻身遠渡日本，執教于京都大學。時太平洋戰爭愈烈，關內戚友僉謂東北非善地，小朝廷亦朝夕莫保，曷若移家入關。有題其議者，然其時各房分居，謀同筑室。比甲申（一九四四）夏，予自海外歸，家事愈不堪聞問矣。叔仍在奉，予雖歸，不能坐食，會有自偽新京（今長春）見招者，貿然往，蓋為糊口計耳。

不數月，蘇聯出兵擊破關東軍，「八一五」促使日寇乞降，偽政權瓦解。自是開闢戎馬，遂不復與叔相聞，傳聞緒祖弟殞于彈傷，亦苦不得真相而叔之心境可想見矣。逮延至冬杪，予以余家故不得不冒險南行。比抵家則景物全非。僑居舊市一廢肆兩間屋，兩親、內子及兒女輩八口踣躄於是，賴吾父典質故物勉繼饘粥。予則仰屋悲嘆，無可為計。會有自延安銜命來者，諭吾家長物被劫損遂毀失。使者欲要予出司董理之事，詢應從事革命工作否？予愧未能奮身革命，今為革命及吾家長物得免流落，固樂從

事，時一九四六年十月也。旅大先為蘇軍占領，革命組織得先入樹立人民政權，蔣軍不敢逾越溝，地方幸保小康。瀋陽四戰之中，此據復奪，故叔所遭遇視予為尤酷，別又遶西河之痛耶。

審既不可居，一九四七年八月，叔為謀一家昇斗，竭蹶入關。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始彼此得通訊相勞苦。四八年，予董理吾家藏書訖事，稟命祖慈，舉而歸之公。建國後，予調職瀋陽東北博物館，值一抗美援朝一事猝起。大連滿鐵圖書館者，故隸于滿鐵調查課，實彼國在旅大特務機關之一也。蘇軍一到即據有，攫取其所儲菁華為戰利品，肇歸其國。我政府屢索，不應。至是忽見歸和綏，乃議開館。連方留予在館，凡五年，至一九五五年始來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即今吉林大學前身）歷史系任教。而叔則由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而中央文物局而故宮博物院，雖函札時通，而多年積懷固未由罄盡也。

予自參加革命工作後，始得接觸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恍如峰迴路轉，別入一新天地。因悟歷史不斷前進，吾人思想不容停滯于某一階段而不前；研究歷史者亦不當滿足于滿屋散錢而不思有以貫串之，貫串之則舍馬列學說莫由焉。予僅憑平日一點歷史素養，對新學說幸無扞格，況斗爭史實繁列吾前。予是一非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之說，莫逆于心矣。時碌碌鮮暇，欲更深究其理，因病未能也。叔曾就學于華北大學，領悟必深于予。

一九六三年秋，予濫竽中華書局校點廿四史之役，因得入都與叔相見，計濶別已十八年矣。時叔膝下有四女二子，長妹琪，次妹琨均畢業于大學，一門肅穆，孀氏雖多病，然主持家政，不失故步。予嘗默察嘆為不可及。叔在故宮仍得肆力于學。予每休沐歸探，幾無不見叔杜門伏案，汲汲若不可終日者。私怪京師人文淵藪，寧無可相往還者而顧落莫如是，繼思叔素性落落，予人多否少可，數十年如一日，與其清談廢務曷若不改故常耶！以故所造獨多，亦叔素性然也。一九六六年夏一文化大革命運動興，中華校史小組解散，予將返長春，行有日，詣叔辭，執手黯然，以運動長短不可知。既別去，叔復跡予何楚侯舅氏宣內寓所，切囑一運動中吾輩當效古人啞面自乾口，是非黑白勿遽辨也。一予唯唯，及運動中，大字報以一莫須有一相殉者皆至，予欲辨而見他人辯鋒愈則愈加碼，予于是默不復有言，始服叔

先見。惟叔所遺際甚，幾于洗劫一空，書籍全部被抄，衣被不免，東北不至是也。嗣是中央各機關又經接受工軍宣傳隊再教育及下放鄉間勞動兩階段，地方與中央一致，惟時間不同，學校則名為下鄉搞教育。一九六九年九月，叔隨故宮同人下放至湖北咸寧，未久，孀氏于是年國慶節猝遭車禍，叔得電遙歸已不及一面。疊哀積慘之餘，復罹此奇痛，使叔益難為懷矣。叔伉儷情篤，永念賢淑，去年病中猶以撰傳未成為恨事。

一九七一年叔又自咸寧轉丹江，不及一年由中央文物局調回京，從事山東臨沂漢簡之整理。臨沂之簡，不讓敦煌，其中有戰國先秦諸子，有佚書零拾……辨認省識與夫摹寫校錄，事至繁縟，從事兩年，初稿粗具，旋以病休。病中猶草《儷翁一得錄》一卷。簡冊之出，爰始汲冢，嗣是屢有出者。至解放迄文化大革命，若長沙仰天湖之戰國竹簡，臨沂銀雀山、長沙馬王堆之漢簡，武威之居延簡，先後繼出，而以臨沂為大宗。當仰天湖戰國簡初出，叔首為考釋。嗣是每出必有作，其文有發表，有未發表。又嘗于都中小市收得居延漢簡之殘剩，擬作《居延簡續編》而未就。

叔治學，搗讀善下，不欲與人競，曾抵予書略曰：「吾秉性孤特，始研金文，所涉未深，當世有深于予者，寧舍旃；嗣研簡冊，聊為茲學補白，乃作者蜂起，予亦謝不復顧，今惟古今官私印尚無人蒐集，竊有志于此，且亦先人未竟之緒也。」予服叔審人度己而善下，且又善于含短取長有若是焉。

予于一九七三、七五兩年入都，皆下榻叔寓所而得促膝，然別長聚暫，未盡所懷。解放以後有信口妄說以觀堂太姻丈之目沉為出于先祖逼債。叔得觀堂致先祖最後二書讓姑丈卹金事，因作跋辨之，以遺某刊物，詞甚婉曲，刊物竟斥還不用。及傳儀《我的前半生》出，其言益肆，叔欲辨而骨體在喉。予作《永豐鄉人行年錄》成，叔為付晒三。及江蘇人民出版社為版行，以寄叔，叔報書曰：「叢未暇讀，今始知汝于此用心良苦，且文氣條貫，吾有未逮。」錄中致力于辨証，猶叔志也，惟若使叔落筆或不似予之率直耳。

前年文物出版社為復印《漢印文字徵》，將繼是而印古璽。叔以前所輯者略而未備，益肆力搜求，歷京津滬寧陝川皖而差備，勒為《古璽文編》及《古璽匯編》兩巨編，詎意書兩段青而吾叔一瞑不視矣。嗚呼痛哉！先是一九八一年五月，予于役鄂渚，過京，得一視叔。及八月率研究生實習，歷滬津京，

時叔已遷工體北里新居，予以事冗且道途不熟，僅得與叔一晤，叔步履蹣跚而神觀尚健，伏案猶勤。乃不數日而病告，不兩月而人天永隔，吾得訊悼怛欲絕，嗚呼，何奪吾叔之驟耶！

叔嘗以蒙先人餘蔭，得為王城大隱為深幸，豈知身後竟予以高度評價，且使遺骨得附八寶山革命先烈之末，哀榮如此，又豈叔生前所及料哉！吾叔為不死矣。予追維數十載家庭囑于之私，自信知叔最深，忍淚綴辭，不知所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

臨沂漢簡分類考釋序

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省博物館及臨沂文物組在臨沂縣舊城南銀雀山發掘了兩座漢墓。二墓略成八字形南北向并列，形製、隨葬品大體相同，擲內樞與邊箱安放位置相反。一號墓頭南偏西二十度，樞在左（東邊），邊箱在左。一號墓中殘斷木簡不少，整理編為四千九百餘號，今知多為古兵書和陰陽風候占等兵書附錄。二號墓隨葬竹簡少而特長，經整理併合成三十二簡，為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一部。由是知，此為夫婦合葬墓。一號是男墓，二號是女墓，不僅因其隨葬竹簡內容，更有擲內樞的方位符合男左女右的成例，可以為證。漢代合葬並不一定同壙，曾見《漢書》上有過記載。一號墓隨葬二漆耳杯，底均刻劃有「司馬」二字，殆為墓主的姓氏。以其無一件武器而多兵書，則其身份推想可能是將軍幕府中的謀士或幕僚，而絕非武夫。今二墓年代的判斷，上限分別是漢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下限不晚于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墓葬發掘簡報刊于《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竹簡初運到京，盛以方盤，半在泥水中，經文保存專業人員精心洗濯故清水，方顯其字跡。由山東博物館吳九龍同志編號、送故宮博物院照相室拍照後，方由予及顧鏡符同志按照片釋文摹字、綴合併接。不久，予分工分類整理，經數月潛心研思、校核古籍，在殘篇斷簡中發現先秦諸子數種。一九七二年冬，成《臨沂漢簡釋文初稿》（附校記），其中僅錄殘簡不足二百號，包括：

- | | | | |
|----------|------|-----------|------|
| 一、六韜殘簡 | 二十二號 | 四、晏子殘簡 | 五十五號 |
| 二、孫子兵法殘簡 | 四十八號 | 五、管子殘簡 | 六號 |
| 三、尉繚子殘簡 | 十八號 | 六、漢元光元年曆譜 | 四十二號 |

此後，進展稍速，《釋文并校記》的一九七三年稿，所錄殘簡已達八百餘號，分為：

第一部分 諸子技錄。除包括以上五種子書外，又增加《墨子》殘簡一、佚文四十二、共計殘簡三百五十三號。

第二、三部分 佚書叢錄之一、之二。除元光元年曆譜外，還有齊孫臏兵法、相狗經、陰陽書及風角、災異、雜占等殘簡，共四百八十五號。

及一九七四年夏，照像、摹寫、釋文均將竣事，《臨沂漢簡分類考釋》一九七四年改訂稿包括了「諸子技錄」六種，「佚書叢錄」八種（增加《唐勒賦》），計得殘簡千餘號。又有一佚書零拾十數篇和一部分字體古拙的殘簡釋文，總計已分類整理的有一千五百餘號。尚未整理的部分多數殘缺過甚，尤其是約至三千號以下，多半是僅存三、四字的殘簡。是故，分類考釋雖未完，却問架大體已就，領導以此墓所出孫臏兵法等古佚書為國內外所重視，於是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會同整理印行事宜，予乃將二年來整理出的成稿十二冊悉交文物編輯部。未幾，予病胆囊炎，領導照顧備至，令多休養。稍癒，故宮又有新的任務，故此後再未參加整理竹簡的集體工作。

然原稿經夏印旋即退回，病榻之上，往往翻檢，併合續斷，亦有所獲。孫臏兵法殘簡之整理初分三類，為論兵略、論陳、論將，軍事科學院의同志建議說，據其內容尚有論作戰者，應增一類，其說甚當，遂重為整理孫臏兵法次序，其併合續斷，雖費神思，然賴有初稿為基礎，自事半功倍。自夏阻冬，勒成二卷，爰題之曰《孫臏兵法殘簡釋文類編》，較初稿之零星散亂有所改進增益。又改訂《漢初寫本孫子殘簡釋文并校記》。自予病，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整理，由曹憲通、裘錫圭接手，承二同志協助，又于殘簡中覓出不少，此二種改訂本之增益亦出諸二同志之賜。

一九七五年以來，於治璽印文字之暇，將分類考釋其它部分陸續整理改訂，仍分四類：

甲、周秦諸子殘簡六種，計有《六韜》、《孫子》、《尉繚子》、《晏子》、《墨子》，均作後記，具有文句相類而不見于今本者，姑作佚文附錄各書之末。

乙、佚書叢錄殘簡八種。計有齊《孫臏兵法》、《漢元光元年曆譜》、《唐勒賦》、《曹氏陰陽書》、《八風五音占》、《災異占》、《雜占》、《相狗經》。

丙、佚書殘簡零拾。計有《地典》、《有國務過》等十餘篇。零星片斷，以均出漢人手跡，未忍置棄，雖一鱗片爪亦索為零拾，以見佚書之一斑。

丁、漢簡釋文五卷。其中卷一、二簡文皆隸書古拙，錄出釋文而未覓得出典。卷三、四、五書體純隸，其中字句較完整的卷三釋文粗具，後兩卷字句多殘，長者廿字內外，少者僅存五、六字，按書體及殘存長短編成兩卷，釋文未錄。

此外，還有殘斷更甚的千餘號尚有待整理。此臨沂簡的數量雖不及晉太康中河南汲冢所出竹簡之多，時代也較晚，却因汲冢竹書久已不傳，只存《穆天子傳》和《竹書紀年》兩種，經千百年輾轉傳抄，已失原貌，故此臨沂簡之重要性不下汲冢所出，值得認真整理研究。

今此《臨沂漢簡分類考釋》雖數易其稿，却仍係初步整理所得，回憶昔年，歲已再更，且作一小結。其中周秦諸子六種，當還可補入一些殘簡，而佚書殘簡無載籍可以參證，除明知脫簡文理不順者外，可能還有錯簡及非同一種書而誤入者，諸待來者校訂。願自近以來老病侵尋，手錄清稿亦時有間斷，加以目昏手戰幾不成字，固不自知其醜也，鈔錄既盡，爰識得師友之助並致謝忱，時一九七七年秋羅福頤記。

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

一、《孫臏兵法》殘簡

《孫臏兵法》為失佚之兵家著作，《漢書·藝文志》著錄兵權謀家中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子闔廬。又有《齊孫子》八十九篇，注：圖四卷。師古曰：孫臏也。可見當時孫子兵法有二，故首署吳、齊以示分別。齊孫子之書僅此一見，《隋書·經籍志》中即不載其目，隋唐以來簿錄家從未見記載，可見此書之佚由來久矣。

孫臏遺事見《史記·孫武傳》，稱孫武即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案清畢以珣撰《孫子叙錄》，引《姓氏辨証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生臏，即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據此，孫臏乃武之孫也。）又稱孫臏當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仕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人召之。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後齊使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之，於是忌進孫子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以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居輜車中生為計謀，桂林一戰大破梁軍。後十三歲，（案今據《紀年》和《史記·六國年表》等推算，計相去十一年），又大破魏軍于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此是孫臏事跡今日可知見的。今確定殘簡中有《齊孫子兵法》的根據就是簡上有齊威王問孫子和孫子與田忌的問答，得証此孫子晚于孫武百餘年，時當戰國中期，周顯王前後。過去有人以為孫臏亦稱孫子，疑及孫武兵法十三篇即孫臏兵法，此說迷惑了不少人（詳見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正》）。今臨沂簡中《孫子兵法》十三篇與《孫臏兵法》同出，二書俱備可折千年之疑獄，不費辭而証其証妄。詳審二孫子兵法的主要不同點是《十三篇》多論兵機要略，《孫

《臚兵法》則有一部分論作戰，論將，論陣，它大部分祖述《十三篇》，却也有把《十三篇》內容加以發展的。

今初步整理《孫臚兵法》殘簡假定篇目為：

- | | | | |
|-------|----------|------|--------|
| 一．論兵略 | 殘簡一百三十三號 | 四．論陣 | 殘簡三十三號 |
| 二．論作戰 | 殘簡一百零三號 | 五．零拾 | 殘簡九十九號 |
| 三．論將 | 殘簡三十六號 | | |

以上各篇均是隸書，却兼具篆書風韻。在整理中並無祖本可稽，只有審其書法相類，文辭字句前後可聯系的合併錄之，如《擒龐涓》一章，略能參証載籍，可惜中間簡有脫失，原結字數「四百六」（八號簡，今存十一簡三百餘字。然上下殘佚無從聯係的也不少，則只有單簡錄出。每簡下均注它的照片號碼，以便對核且昭大信。其中有齊威王問和田忌等字句，自可定為齊孫子，其或有首尾殘缺不見以上字樣的，間或有所未安。今之聯合併對，可能亦未必全對，只不過是整理出原始資料，進一步深入研究，實有待諸來者。此為失傳已久的古兵書，今日之發現為研究古代軍事史提供了珍貴資料自不待言，就是對祖國文化史的研究同樣有極重大價值。憶昔甘肅敦煌石室六朝唐人寫經卷軸之發現，學者已詭為稀有，今此漢簡又提前八、九百年，即其書法已足珍重。況簡書是傳世抄本的始祖，過去王觀堂著《簡牘檢署考》只據新疆出土的漢簡照片，尚未見到原物。近年戰國至漢的古墓中出簡策數起，使我們對古代簡冊制度認識得進一步，但除武威所出是經書外，多見遺冊書札，今臨沂簡則多先秦諸子，僅以簡冊制度的研究而言，較前又豐富多了。如《簡牘檢署考》說：「古簡有長短，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而取一，……以策之大小為書之尊卑其來久矣周末以降，經書之策皆用二尺四寸。」案武威所出《儀禮》簡長五五至五六厘米，接近漢尺二尺四寸。又說「二分取一則得一尺二寸，《論語》策是也……又《書解篇》云《孝經》是也。漢以降，官府冊籍亦用一尺二寸……三分取一為八寸，《論語》策是也……又《書解篇》云秦雖無道，不燬諸子，諸子尺書，文書俱在。此尺書亦當八寸尺言，則諸子亦八寸策也。」今臨沂出《臚兵法》簡長均二七·六厘米上下，恰當漢尺一尺二寸（一漢尺約當二三·三厘米）同墓所出其它簡長皆同，知漢時諸子乃尺二策，非為八寸策也。

其制前有篇題，每篇或一章起始以圓點為識，篇章之末，未盡足行者留以空白，或署篇名字數。行文中有時也用小圓點作節號，以約識作句讀。篇題多書于首簡之背，如「善者」(四九四)、「行纂」(七)、「客主人分」(二四)、「月戰」(三八一)、「纂卒」(四七〇)、「威王問」(二〇八)等等皆是。然亦有少數單有篇題簡，如「奇正」(三九一)、「患」(三九二)、「將敗」(二四九五)均單書一簡，與書于首簡之背的篇題一樣，首塗墨跡，下留空白，其字體分別與簡二五三：「奇正無窮分也……」；簡五五：「田忌問孫子曰：患兵者何也……」；簡四六七：「將敗一日不能而自能」二日驕」三日貪於位」四日貪於財」等簡字體相同，殆為此數篇篇題。尾題包括篇名和字數，或具其一。原結字數往往和實際略有出入，于武威簡本《儀禮》和馬王堆帛書本《戰國策》中都有發現，當為輾轉傳抄中產生的訛誤脫落所致。如：

《八陣》，篇題書于首簡之背，七簡聯合共分二章，一〇七字又重文三。尾題「二百一十八陣」(八一) 此篇殆全。

《地葆》，未見篇題，六簡聯合，去重文二百字，與尾題「地葆 二百」洽合，然其中簡七三中有「五地之敗曰谿、川、澤、口，五地之殺曰……」顯然奪一字。

《善者》，尾結「二百口口口」，今得二八三字，殆全。

《禽麗涓》，尾結「四百六」，今得完整簡十，共三三三字，又殘簡二，以每簡三十六字的平均數補齊，則與原結大致合，知此篇殘佚不足兩簡。

《十問》，尾結「七百一十九」，今得七二六字，計「數員之道」三簡九十三字；「數析之道」二簡五十五字；「數兌之道」二簡六十六字(中缺約十一字)；「殺將數衡之道」二簡五十四字；「數車之道」二簡四十八字；「數徒人之道」二簡五十四字；「數軍口之道」三簡八十五字；「數強眾之道」四簡一百二十二字；「數葆固之道」二簡六十七字；「數算之道」二簡七十六字，殆全。

《五共》不見篇題，存三簡聯合，九十六字，首作：「兵有五共五暴」(一七七)，尾署「五共二百五十六」(八九)以字數不合，知此僅為《五共》篇末章。

尾題僅具篇名的還有「五名」(二二五)；「將義」(一七四)、「六舉」(一六六)，篇名前均有圓點。